

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交融研究——以川西北地区为例

叶子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艺术档案馆），四川成都，620010；

摘要：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作为川西北地区代表性的民族舞蹈形式，承载着各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本文聚焦两者在地域接壤与文化互动背景下的交融现象，分析其文化特征、表现方式与保护路径。通过制度建设、活动联动、数字存档与民俗复兴等策略，揭示交融舞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活态机制，在民族间的文化适应与互鉴中为边缘区域的文化认同提供新的表达空间。

关键词：藏族锅庄舞；羌族沙朗舞；川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10. 64216/3080-1516. 25. 03. 031

引言

川西北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与汉藏过渡带之间的位置，属于多民族聚居与交融的典型地带^[1]。藏族和羌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过程当中，逐渐在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产生彼此影响、互动生成的现象，锅庄舞和沙朗舞作为两族的重要舞蹈样式，在节庆、宗教、民俗等语境里展现出高度的文化活力与群众基础。

1 川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背景

川西北地区处在青藏高原跟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属于我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该区域地势情况十分复杂，主要以高山峡谷这种地形为主，地理环境相当独特，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2]。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藏族与羌族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二者彼此毗邻，长期以来在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深厚文化联系。

藏族文化在这一地区有着强烈的宗教性与仪式性，具体体现为对自然怀有的崇敬之意、对精神世界存在的依附之情，其舞蹈音乐服饰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羌族主要以农耕以及山地生活作为主要方式，其文化当中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集体认同，节庆习俗原始图腾祭祀礼仪等构成了其文化核心内容。由于地理上相互邻近、经济方面能够互补、社会往来比较频繁，两族人民在长期互动期间不仅保持了各自文化的独立性，还孕育出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交融现象。

在川西北地区，舞蹈是重要文化表达方式之一，成为藏羌两族展示自身身份传承民族精神重要载体。锅庄舞与沙朗舞能够广泛流行起来是文化土壤滋养独特形态，折射出川西北民族文化丰富性与融合性^[3]。

2 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特征

2.1 藏族锅庄舞的文化内涵

锅庄舞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宗教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具备极强的仪式感和集体性特点。在川西北地区，锅庄舞不只是单纯的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互动方式，不管是庄稼丰收之后举办的盛大庆典，还是宗教节日或者婚丧仪式等场合，锅庄舞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借助圆圈的舞步形式象征团结和谐与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体现出藏族文化里浓厚宇宙观和轮回观。伴随着歌唱而翩翩起舞，歌词内容大多与自然信仰祖先英雄传说相关，具有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功能。舞蹈动作呈现出简洁有力且节奏明快特点，形成了高度统一的独特美学体系。锅庄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宗教仪轨和古老巫舞，在持续世俗演化中逐渐形成以村寨为单位群众性娱乐形式，既维系着族群认同又强化集体凝聚力。

2.2 羌族沙朗舞的文化内涵

沙朗舞作为羌族传统舞蹈艺术的代表，其起源能追溯到羌族早期部落生活与原始信仰，源自农事祭祀、狩猎庆典等原始礼俗。在传承和演变进程中，渐渐成为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舞蹈表达形式。沙朗舞通常在广场、寨门前或重要场合集体开展，舞者围圈旋转、踏步，动作朴实却富有强烈节奏感，有力地表现出羌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与对生命的礼赞。与锅庄舞的流畅与柔和相比较，沙朗舞更注重力的爆发与节奏的冲击，充分展现出羌族文化中坚韧、奋进的精神气质。舞蹈过程当中，常常会配以鼓、鐃等民族乐器，营造出浓郁的山地民族独特氛围。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沙朗舞逐渐被引入到现代舞台之上，不过它在民间的功能并未丧失，依旧是乡村聚会、节庆活动里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2.3 锅庄舞与沙朗舞的共性与差异

两种舞蹈各自属于不同民族类别，不过在空间、情

感以及形式方面存在不少交集。锅庄舞和沙朗舞都源自民族生活实践活动,是劳动、信仰以及情感的具体展现呈现,它们都着重强调群体参与这种模式,通过圆圈或者围形的舞蹈空间塑造群体共同体意识,体现出强烈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感。从节奏与风格角度来看,锅庄舞大多依靠悠扬旋律和轻盈舞步获得优势,以此表达虔敬与宁静的情感氛围^[4]。沙朗舞则是节奏鲜明且动作强烈有力,更具备原始的生命张力和蓬勃活力。在舞蹈功能这一方面,锅庄舞把宗教祈愿和社会交往进行了融合,沙朗舞则是更加注重祭祀性与纪念性意义。在民俗场景当中,两者常常会在同一个节庆里交替进行表演,展现出文化之间的包容与互鉴态势。这种共性上的契合以及差异中的对比情况,让锅庄舞与沙朗舞不仅在形式上丰富了地方舞蹈谱系内容,还在精神层面反映出两族文化交流的活力与张力特点。

3 藏族锅庄舞与羌族沙朗舞的文化交融表现

3.1 节庆互动:舞蹈形式交融

在川西北地区,藏羌两族共享的节庆活动为舞蹈交融提供天然平台,如松潘、茂县等地的“羌年节”“锅庄节”“藏历新年”等节庆当中,藏族和羌族民众经常用共舞的方式来参与庆典活动。沙朗与锅庄不再是界限清晰的民族符号,而是节庆现场的共同表达,藏民跳沙朗而羌民跳锅庄舞步,在彼此模仿学习中逐渐渗透融合,进而形成带有混合特征的所谓“节日舞蹈”。这种交融并非是对传统的破坏,而是文化层面的互鉴与吸收,属于多民族共居共生状态下的一种自然反应。节庆舞蹈因为场域开放所以能够得以流通,在群众参与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舞蹈的再创造,体现出生活即舞台、节日即课堂的文化传播逻辑。

3.2 民间传习:家族与村落的交叉传播

在村落社会的整体结构中,锅庄与沙朗的传承并非一族对应一舞的单线延续模式,而是在通婚、邻里相互往来、家庭日常聚会等平常互动过程中逐渐产生交叉。藏羌通婚家庭里的成员通常自小就接触到两种不同舞蹈,能够同时熟练掌握不一样的步伐、节奏以及身体律动情况。这种“跨舞种”的能力被视作一种家庭文化方面的资产,有些村寨甚至形成了由“混族”家庭来组织的舞蹈小组,他们会在节庆活动中表演融合了多种动作的舞蹈,或者把沙朗的鼓点添加进锅庄的旋律之中,从而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变体。村落之间走亲访友的活动也加强了舞蹈在当地传播的实际频率,使得锅庄与沙朗在民间层面呈现出相互缠绕式的共存结构,传习的整个过程不需要刻意去进行倡导,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自然地进行渗透,让文化交融能够像润物细无声般持续发展下去。

3.3 视觉样态:服饰与场景的互渗

锅庄舞和沙朗舞尽管在起源方面存在着不同,但它们的视觉表达呈现逐步互渗趋势。在实际的舞蹈场合当中,羌族舞者会佩戴带有藏族元素的彩带或帽饰,藏族青年也尝试融入羌族特色的银饰与腰鼓作舞蹈装饰,这些变化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模仿,而是基于对彼此文化美感的一种认可。与此同时,舞蹈场地的布置也受到影响,部分节庆里舞台设计采用羌族碉楼图案和藏族经幡符号共存形式,让视觉语言成为文化融合的隐性注脚,舞蹈动作服装色彩与道具形态相互接近,使观者在视觉上体验到所谓的“文化混响”,这种互渗不仅丰富了舞蹈的外在表达形式,还赋予其全新的象征意义,是多民族文化彼此靠近的美学体现。

3.4 文艺展演:舞台语汇的重构

在川西北的文艺舞台以及非遗活动中,锅庄与沙朗不再只是单一民族的代表作,而是被创作者重新编排成有融合特色的表演项目。编者时常会在动作语言方面开展二度创作,例如将锅庄的圆形行进队列和沙朗高频踏步相融合,塑造出全新风格的舞段,又或者用藏族吟唱方式引入羌族舞蹈开场,创造出跨文化的视听体验。这样的表演并非仅仅局限于民俗的再现,而是成为文化对话的象征性仪式。通过舞台语言的重新构建,观众能在审美层面感知到两种文化的互补性与亲和力,演出背后往往凝聚着当地文艺团体、文化部门以及传承人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融合舞蹈的创生,让文化交融从民间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与传播维度^[5]。

4 藏羌舞蹈交融的保护策略

4.1 制度保障:健全保护体系

藏羌舞蹈的交融保护需依靠健全的制度体系,从顶层设计开始直至基层全面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撑网络。地方政府可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舞蹈交融类项目,制定民族舞蹈融合发展方面的相关条例,将交融性民间舞蹈纳入非遗保护重点范畴,以此实现动态管理与评估工作。

广泛的政策支持可催生出具有常态化机制的保护模式。在民族文化密集的村落里建立融合型舞蹈活动中心,使锅庄和沙朗一同进入传承路径当中。这类中心不仅会开展定期的舞蹈排练活动,还可以设置服饰、道具制作空间供民众创造交融特征舞段。活动不设置明显的民族边界限制,参与者可自由选择舞种和表达方式形成动态交融局面。舞蹈活动被纳入村规民约具体内容成为社区议事及节庆重要部分,行政管理层对活动进行适度指导,确保其在文化逻辑范围内演化,而非沦为表演化空心化展示形式。通过不断投入,制度将舞蹈交融纳入常规文化运作系统,让保护不依赖临时性项目,使文化

生态获长期平衡状态。

4.2 活动联动：促进文化互融

借助地域性节庆和文旅活动搭建藏羌舞蹈交融互动平台能推动舞蹈从日常空间迈向更广阔交流场域，通过举办“民族舞汇”“交融舞展”“原生态舞台季”等系列活动，可为不同舞种提供平等展示自身的机会。策划时应突出群众参与性和即兴互动性，弱化表演色彩以强化文化共感。

比如，可以在川西北地区等地广人稀的地方，每年定期组织跨民族舞蹈展演活动。活动不局限场地，可设在坝子、庙会或村落广场，活动设计把锅庄与沙朗分时段进行展演，中间穿插交融舞段由藏羌混合舞者共同完成。在互动环节不设置专属舞台，而是由鼓点引导民众自由进入舞圈，舞蹈场地设置多个“文化节点”，陈列沙朗和锅庄的道具与服饰，供观者体验与换装以模糊民族标签。在这一空间中，舞者可即兴转换舞种，观众与参与者身份能够流动，形成无明显边界的舞蹈状态。活动结束后，组织者通过音视频资料进行归档，生成交融舞蹈的形态样本供研究与教学使用，长期开展这类联动活动能够打通文化传播路径，提升交融舞蹈的社会活力与文化认同。

4.3 数字存档：打造记忆载体

推进舞蹈数字化工程可让藏羌交融舞蹈实现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因此要构建以图像、音频、视频、文字等多维形式呈现的数据库，对不同区域锅庄沙朗及其融合形态进行详细记录。数字平台需具备检索功能、语义标注与互动模块，为研究者传承人公众提供开放式服务，存档内容要动态更新，以反映舞蹈实践演化轨迹与交融特征。

在实践方面，数字存档系统可围绕“舞蹈谱系+视听样本+实践记录”构建核心架构，在平台首页设置基于动作特征的索引入口，如“环形步伐”“拍腿节奏”“跺脚旋转”等，用户点击可进入沙朗与锅庄动作对比界面查看融合变异路径，每一舞段配有多机位拍摄视频、简谱标注及语言讲解来帮助用户理解文化意义。另设“用户上传”模块允许社区成员记录本地活动、上传舞蹈视频并附加文字说明。平台审核后纳入资料库，在用户界面下方嵌入“互动批注”功能，让传承人就动作演变过程留言补充实现知识共建，系统配套APP还提供AI动作识别能实时捕捉用户跳舞动作，并提示接近锅庄或沙朗程度，此类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延展文化生命形成共建共用交融记忆空间。

4.4 民俗复兴：激活传统力量

鼓励社区内部去推动民俗复兴是保护藏羌交融舞蹈根本动力，要由文化内源力量引导村落内部恢复传统

节奏。重构和舞蹈相关民俗仪式、生活场景与集体意识，村民可自发组织“月圆舞会”“农忙谢礼舞”“祈福步伐节”等活动，让舞蹈重新嵌入日常生活以摆脱舞台化、程式化倾向，通过恢复仪式化的空间与时间序列让舞蹈获得神圣性、仪式性与群体性，使文化交融在信仰与习俗中扎根生长，

比如可以在高海拔村寨开设专属舞场，地面用鹅卵石铺就，舞场中央摆放代表丰收与和平的木雕等物品。每逢月圆之夜，鼓声响起，男女老少围圈起舞，不预设舞种，由领舞者引导动作自由地在锅庄与沙朗之间变换节奏与步法。舞蹈开始前举行短暂祈愿仪式，村中长者撒青稞粉、洒清水，以此象征对土地与祖先的敬畏之情。整个舞程不设观众与表演者的界限，参与即为认同，动作成为族群记忆的延续体不断传承下去，儿童也会在边上模仿动作成年后自然成为舞圈中的一环，仪式中所用服饰、乐器、道具均由村中匠人亲手打造，具有浓厚的本地特色与文化内涵，这类民俗复兴不依赖外来干预而在社区内部自行运作，真正实现文化交融的自觉维护与生命更新。

5 结束语

藏族锅庄舞和羌族沙朗舞相互交融是川西北多民族文化共生状态真实写照，这种交融并非是文化融合最终终点而是不断生成变动过程，它体现出边地文化所具有的韧性与创造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的当下，只有在制度支撑活动组织数字技术和民间传统等多维通道中构建保护机制，才可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参考文献

- [1]徐蕊.浅谈藏族锅庄舞的传承与推广——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喜剧世界(上半月),2023(3):126-128.
- [2]刘毓秀.羌族古典祭祀舞与现代沙朗[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7,24(002):60-61.
- [3]李祥林.庙会·仪式·戏剧化扮演——川西北羌族地区民间演剧及多重功能[J].中华戏曲,2023(1):97-111.
- [4]李祥林.独具特色的川西北藏羌戏剧文化遗产[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9(2):8.
- [5]丰禾.文化信念与制度:川西北的变迁[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叶子,出生年月:1989.7,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四川,单位名称: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艺术档案馆),学历:本科,职称:馆员三级艺术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研究群众文化活动中。